

說部叢書

第
三
十
三
集
編

義俠小說

大俠紅繩路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此書爲法國貴族男爵夫人所著。其斥自由平等至矣盡矣。是時法人斬刈貴族。不令留其遺噍。幾謂貴族盡法國平也。然古無長日殺人而求其國之平治者。魯意十四之橫暴用一紙詔書驅十餘萬新教之人於境外。百姓痛心疾首於貴族。故釀成此九月之變。然報之過列。遂動天下之兵。而拿破侖亦因而起事。復遵貴族。故軌驅數十萬人。伏尸於異域。以因果言之。則平民之殘刈而死。其死數亦適與斷頭臺中之貴族相埒。不過貴族之數寡。平民之數多。若以平均分數相抵。亦正不甚高下也。悲哉。悲哉。魏武之篡漢。謂漢不能報也。而子孫覆於司馬氏。司馬氏之篡魏。謂魏不能報也。而諸王自相屠戮。遺孽遂覆於五胡。天下太快意事。萬非。者。祥。之。事。法。國。之。改。革。懷。憤。者。多。以。爲。是。而。高。識。者。恆。以。爲。非。此。務。在。有。國。者。萬事。奏。警。事。事。適。乎。物。情。協。乎。公。理。則。人。心。自。平。天。下。自。治。要。在。有。憲。法。爲。之。限。制。剝。奪。君。民。均。在。軌。範。之。中。謂。千。百。世。無。魯。意。十六。之。變。局。可。也。此。書。貶。法。而。崇。英。

竟推尊一大俠紅繫路。謂能出難人於險。此亦貴族中不平之言。至紅繫路之有無其人。姑不具論。然而敍法人當日之咆哮如狂。如癟。人人皆張其牙吻以待噬。人情景逼真。此復成何國度。以流血爲善果。此史家所不經見之事。吾姑譯以示吾中國人。俾知好爲改革之談者。於事良無益也。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天貺節畏廬林紓敍於望瀛樓

英國大俠紅藪路傳卷上

仁和魏易口譯

閩縣林紓筆述

法國男爵夫人阿克西著

第一章

方魯意十六見囚時。巴黎城中亂民。其湧如潮。其聲如吠。勢洶洶然。余將謂其爲人耶。則固有人之狀。然其心。其貌。則獸之狂嗥而圖食。非人也。余所見者。在夕陽未落之前。地則爲巴黎之西關。其地爲後來拿破立大功坊之地。今日斷頭之臺。已濺血至竟日矣。所有法國世家貴胄。一入平等自由之範圍。則人人當爭出贖死之金。其觀殺人者。以刑戮將竟。亦浸散而勿聚。此時蓋有他事。足以寓目者。故舍此而卽彼。當垂暮閉關之時。譏察至嚴。往往就此禽人。於是復爭集而視之一。日之間必有駭異之事。足娛心目者。時法國之貴人。均入罪籍。貴人本無罪。貴卽其罪。平民謂法之貴胄盛時。曾以赤革之韃底踐其人。今平民無韃。則以斷頭之利刃報之。無日。

無時而懸空之巨刃。咸以男婦老幼。哺其鋒。至於後來法王及后。皆入是間矣。則欲避此臺者。非伏卽逃。而百姓卽往觀貴胄所逃處。爲邏者所得。用以爲笑。每日平民稗販之車。悉集關下。檢而後出。而貴人亦或因是雜出。故關吏窺察至嚴。貴族逃者。必男女易飾。童孺則矯爲乞食之狀。多半皆公侯之夫人公子。但得一出此關。或適英。或適異國。宣布民黨之罪。乞師於外。以報王仇。而恒於關次。爲吏所得。逃者寥寥然。西關守禦曹長比波。力能覓取貴胄。一嗅卽得。其尤妙者。貴胄之來。雖粉飾百變。比波初若不經意。大類獵之得鼠。不置之死。則狎侮而縱擲之。而又能雅諳其捉人也。廣有智略。故人人爭欲拓其眼界。往觀比波之所爲。有時故縱之出行。可咫尺以外。則取而驗之。往往得男而成女。殆眞象一露。則羞不可狀。而且慄懼。迨明日堂訊。卽與斷頭臺馬丹行抱見禮矣。且今日爲九月中秋氣良佳。而比波又雅善捉人。於是盡人爭赴西關。爲賞心樂事之舉。此時巴黎人飲血之心。無有饜足。今日眼見殮百餘人矣。而明日尙惴惴然。防不足百餘人之數。比

波者坐西關之下。翻空筩爲榻。左右列爪牙十數。以近日貴胄出關之心逾急。粉飾愈奇。故捕者亦愈嚴切。比波者日有所獲。旣獲即赴保安所對簿。司其事者爲富格爾丁微爾。亂黨之魁渠羅伯斯比爾及但東。亦力薦比波爲可大任。比波亦自命。謂一人之身。竟獲貴胄至五十以外矣。本日各關曹長奉檄亦嚴。蓋值得貴胄潛逸英國者。爲數已非鮮。逃之之法。行蹤甚祕。民間則大闢以爲邏偵不密。所以致此。守北關之曹長格洛司比爾。以誤放貴族一家外出。議者立斬其人。有言貴族之能潛逃。是蓋有英人潛爲之助。飛語旣布。且謂英人中有魁率。謀勇至精。力右貴胄。幾於以禁勒之術。出貴胄於關隘。邏者一不之覩。語雖如是。乃未見其人。但傳說英人之名人。皆懦恐。以爲怪。而富格爾者。每日必有人以小紙納其襟。問其上書某貴胄某貴胄者。今日行矣。其下作紅色繁路花爲記。恆不審其所自來。得片紙後。亦必有人來啟某貴族至海峽登舟。赴英倫矣。法人大怒。乃倍列守關之兵。懸金購賞。且謂能得此繁路花者。予五千佛郎。人人見賞。咸謂得其人者。

必比波矣。比波亦自謂得之者。舍己必無他人。於是人之赴西關者尤夥。謂不日
 繫路花亦將就禽。比波謂其什長曰。果上禮拜爲我守北關者。逃人又烏得出。格
 洛司比爾愚人也。言已累唾似至鄙。格洛司比爾不之齒。什長曰。其人所由逃之。
 故。曹長亦知之乎。比波與什長言時。聽者如堵牆。比波曰。格洛司比爾初亦何嘗
 不留意者。爾輩亦知英人紅繫路之詭異。非人所料乎。然亦胡能遽出吾關。彼格
 洛司比爾何才。豈彼之敵。吾聞是晚。羣車爭出時。有一笨車載空箭無數。一老人
 驅車。車上坐一小兒。格洛司比爾已醉。檢箭一半。則皆空箭。遂縱之出。於是聞比
 波言者皆怒。比波曰。半句鐘後。有大尉領兵十數至北關。言曰。適有車出耶。格洛
 司比爾曰。有之。去未半句鐘。大尉怒曰。汝縱之行耶。可至斷頭臺。語狀車中箭爲
 却立公爵全家人所跔伏者。格洛司比爾顏色慘變。大尉曰。御車者卽爲紅繫路。
 比波語至此。聞者咸大詈。格洛司比爾之宜死。比波大笑。至逾時始定而更語曰。
 大尉下令。立追得者有賞。遂以兵出關追逃。聞比波言者爭曰。已半句鐘矣。胡能

及比波曰。然於是聞者復肆詈格洛司比爾不已。復有人曰。是固宜殺。又有人曰。
 箫多胡不備檢。紛紛肆詈之時。比波大笑。脅痛而淚出。言曰。車中乃無貴族驅車。
 者亦非紅藜路。聞者皆驚曰。何也。比波曰。爲大尉者。紅藜路也。兵則貴族耳。於是
 聞者咸駭。皆無言相對。以爲英人之所爲。直神通耳。時夕陽將落。比波亦將閉關
 而入。麾待驗之車曰。衆爲行列。我將一一檢驗。於是車十餘輛。咸集門次。車人
 均比波舊識。婦人爲尤多。比波每車咸檢。卽謂其所識者曰。人情叵測。吾不能如
 格洛司比爾爲人所愚。而驅車之婦人。日間恆至斷頭臺買座。攜針線於座間。且
 治藝。且觀殺人。比波當未開關前。亦必至法場。執白梃以鎮衆。故恆與此婦人相
 識。此時見一老婦御車。卽問曰。老姥。車中何物者。此婦人亦曾見之於法場者。老
 婦方取羣死人五色間雜之髮。結爲鞭絲。帶笑示比波曰。我與斷頭臺馬丹情郎。
伍伯也爲至稔。每頭顱下。卽取少許。見貺。彼尙言爲我留其整者。以爲髮。惟吾明日
 恐不能至。因指其車箱曰。吾孫患痘。在此果痘瘡者。則吾明日但村居。不入城矣。

比波聞痘已懾。又云痘癰則立逃。卽他車亦引避。此時但有老嫗一車停於門下。比波大怒曰。中有嫗人。乃不語我。老婦笑曰。爾太膽怯。卽嫗何患者。比波曰。嫗何可戲。時餘人亦失色。不敢近比波。曰汝趨出勿滯。老婦笑曰。膽小如飄。可嗤也。遂鞭其羸馬出關而去。以嫗人之故。比波及門卒與觀者皆敗興。無復高致。蓋痘癰無藥足醫。觸之卽死。於是彼此互防。傳染星散。都盡少須。一大尉至。固比波所識者。非紅繫路也。未到之先。卽馬上言曰。有車出關乎。比波曰。何車。大尉曰。御者爲老嫗。車上有箱。比波曰。有車箱者可十餘輛。御者亦皆老嫗。大尉曰。彼老嫗言車箱有病兒者曾過此否。比波曰。有之。大尉曰。汝留之乎。比波失色曰。行矣。大尉曰。車中有討乃子爵夫人。及一子一女在焉。比波大震。曰。御者爲誰。大尉曰。人言此老嫗即紅繫路僞爲之者。

第二章

英國度佛爾海口。有逆旅曰漁人宿。廚中有主人女曰沙雷。方在百忙置餐飯盤。

孟壺觴。高可隱人。爐中炙肉。徐徐轉於火中。竈下婢二人。亦絕忙。卷袖趨走。肥白露其肘。上窩陷處。然此二婢乘沙雷不見。則輒笑語相調詼。廚娘猶米馬方調羹。則神宇沈肅。少須咖啡房有人呼沙雷不已。沙雷笑曰。是又何宣索。猶米馬曰。必索酒。及美之量。僅一壺了耶。時二婢中一婢謂其伴曰。今日密斯忒哈雷亦病渴。需酒。於是爭匿笑不已。雷情入沙者。沙雷聞言不悅。怒之以目。仍以油燶山贊而咖啡房中又發聲呼沙雷。至以酒壺叩案作聲。中有一人引首向廚次。曰沙雷汝以終夕之力。僅備此皮酒少許耶。猶米馬無言。則啟皮酒之筭。取酒供客。沙雷曰。在法吾翁應入助我。我治餚。胡能兼及供客。猶米馬曰。若翁方與漢姆希特論時政。胡能分神及爾。此時沙雷近鏡掠鬢整冠。然後并三酒壺而執。趣步出厨門。度佛爾逆旅者。至今尚在。爲二十世紀中名肆。然吾書所紀者。爲十八世紀之末年。相隔一百餘年。自爾不同。然此肆在十八世紀中。已爲老逆旅矣。此時房中但有長案長櫈而已。屋頂不聖。悉露其椽。而窗上羅列盆花。肆主人爲密司忒及立邦方。

交佳運。貿易繁盛。壺皆錫製。其白如銀。地列紅磚。磨盪精潔。自兩事觀之。知此逆旅得息廣。需人衆。故宏麗至此。沙雷旣以壺進。微笑露其匏犀之齒。酒客見沙雷。爭大呼稱美。及美酒渴甚。涎及其吻。則以手背拭之。且曰。吾以汝爲聾矣。沙雷置兩壺於其前。觸案作響。曰。飲之。及美。曰。爾胡急趨至此。詎爾祖母彌留。趣爾授遺囑耶。座人大笑。咸議論及美之能言。此時沙雷乘羣人囂競之時。自至一雅潔少年座側。眼語者可逾時。而及立邦主人。則喰瓷菸斗。立於火爐之次。體旣高碩。笑靨迎人。髮亦半禿。其狀適爲當時英國之種人。此時英人未厯外事。妄自尊大。舍英倫外。英人皆謂之野蠻矣。卽以今日景象而言。似本國之人。已在所輕鄙。而外人則尤鄙不足數。此時但與上客語。他客則一不之顧。時已上燈。在菸酒之中。人聲雜亂。幾不可辨析。而衆聲中尤雜以沙雷巧笑之聲。衆乃知密司忒哈雷得意。蓋萬狀矣。及立邦之客。以漁家爲多。漁人多渴。以受海風久。喉吻自乾。第此逆旅中。亦不盡屬漁家。凡倫敦至度佛爾過客。毋分貴賤。咸食宿於此。而英法來去之。

商賈亦必下榻是間。顧乃無人不識及立邦。亦無人不知法國名酒及家釀皮酒。以及立邦家爲第一。時爲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是月中天氣良佳。忽斗變爲大雨。可二日。英倫南部盡漚。而果實亦爲之敗。此逆旅中雨脚亦打窗不止。煙囱雨點雜入觸熾炭亦蚩蚩作聲。漢姆希特曰。及立邦亦會見九月中甚雨乎。漢姆希特入此時。恆踞火爐右方之巨榻而坐。蓋是間貴人也。及立邦亦逐日尋之。坐論朝事。漢姆希特熟於聖經。於是村人咸尊爲大學問家。此時右手納袴囊中。左手執巨菸斗。睨牆上溜紋攢眉作恨恨狀。及立邦曰。我居是六十年。初未見雨勢如是之巨。漢姆希特曰。汝固久居然幼年時亦胡從知之。人家孺子安測天心。老夫居是七十五年矣。尙未之見也。及立邦生平初不服人。至此殊無言。以年事不及。不能爭也。但有懊憹而已。漢姆希特見雨點復落爐中。卽曰。此直初夏胡類殘秋。及立邦曰。時令反常。實政府召之。安望風雨以時耶。漢姆希特搖首。旣不滿意。於時令復怏怏於政府。卽曰。及立邦。以我偏僻之村。倫敦中人何嘗留意及我。我

生平初不怨懟政府。似此天意反常。吾果實爛於樹上。安能不委過於樞臣。今年吾家園圃梨及蘋果絕類矣。遂使猶太人及無業者。販外國之橘。以充數。是物焉得名。爲聖經中之果實。聖經不云乎。及立邦未及其言。卽止之曰。然似此淫雨。實國之大厲。彼法國鬼殺彼王及后。與其貴人。而吾國執政復爭門戶。亦不之間。密司忒辟德宰相。曰。聽彼戕殺。密司忒伯克大臣。曰。止之。然彼此爭競。卒無成功。漢姆希特者。論政不及及立邦。以胸中一部聖經。不能展布。卽怒曰。吾意亦聽殺之可也。吾意惟不雨爲佳。此雨乃不合禮法。聖經不云乎。方及此時。忽聞沙雷呼曰。哈雷乃驚我。沙雷此語本不爲及立邦而發。以漢姆希特甫語聖經。氣適上逆。少息。故沙雷之聲。遂入及立邦之耳。及立邦怒語曰。沙雷孺子何爲與少年作戲。胡不入廚自治所業。沙雷曰。厨事畢矣。及立邦愈怒。蓋及立邦之所以禁止沙雷者。亦別有故。晚年祇有此女。產業所託。詎能聽彼與無業少年爲偶。卽曰。汝亦聞吾言乎。今日安東尼爵爺來此飲膳。汝善治之。果不精者。汝善備之。沙雷抑抑而去。

及美即問及立邦曰。主人今日延貴客耶。及立邦曰。然。安東尼勳爵及其執友且來勳爵與安特魯寶星從海外救來貴族或公也。或夫人也。出大難而來奔。漢姆希特聞言大慍。曰。彼胡爲必救此難人。吾意以自守爲宗。聖經中云。及立邦則又立斷其語言。曰。足下宗旨與首相辟德同。或且足下爲相國之顧問官。其聽法人自戕於國中。此事或卽足下倡之。漢姆希特不能答。但曰。我長年閱歷世事。乃未嘗聞此。及立邦者一及國政。決不遂釋。卽曰。我聞法國亂黨入我國中。慾患國民。濫殺其上。或且足下此言亦爲彼法人所動耶。漢姆希特曰。汝言我乃弗知。我所知者。但有句及立邦防其又及聖經。則急斷之曰。我所知者有吾友迫伯公爲藍色毫豬逆旅主人。其人亦忠懸報國之英國人。後與法國食田雞者爲友。平日往來。竟視法人爲同種。忘其爲奸宄。足以害國者已。而亦言聽革命黨濫殺貴人似與足下宗旨同矣。此時漢姆希特無言。但以首他顧曰。我終不明爾言。此時咖啡房中人聞迫伯公變節。則皆失色無言。而屋隅尙有二人對坐。衣服皆上流人方。

鬪葉子戲聞主人議論則罷戲不言相視而笑有一人徑至主人之前問主人曰適聞主人言法人多奸宄之類以吾思之爲技亦狡胡立談坐議間能變貴友之宗旨實則法人究操何術者主人曰大抵巧言如簧耳我又聞法國鬼至能言若不信者試問此老掌故漢姆希特彼博通今古足供咨訪其人鞠躬向老人曰密司忒漢姆希特公意如何得毋以主人之言爲然乎漢姆希特知爲主人所揶揄則作色謝曰我滋弗知此事可以勿問其人作嬉戲狀語主人曰主人忠肝義膽幸寶貴之勿爲法國人所誘也主人大笑而主人座客亦附和主人咸大笑主人笑不自勝顧座客曰君輩聽之法人烏能誘吾之心先生之言足致人胡盧甚矣此時漢姆希特之聖經出矣卽曰吾友聖經言凡植立之人往往爲人推而仆之在法宜備主人笑極自拊其胸言曰聖經果有是言則聖經爲不知我我與法國無父無君之人不共杯酒之談而忠心胡能爲動我聞食田雞之人不能操我英語果使面我出上帝所不屑之語言我將立唾其面謠云有備乃不受人侮其人

曰。良友可云特出矣。卽得二十法人。亦無如君何。似君英雄。當以杯酒爲賀。主人自拭其眼淚。笑極而淚出也。曰。似足下者。知交誼矣。其人卽取法國之葡萄酒。滿斟杯中。含笑言曰。吾輩均忠蠹之英國民。特此酒爲法國酒。主人曰。酒誠法國。吾何能諱。此生客舉杯高言曰。此杯酒爲英國忠君愛國之百姓及居停之佳主人飲壽。於是座客皆拍手咸以空壺叩案作聲。以附和之。主人仍得意言曰。似我之爲人。安能與外國鬼作深談。語生客曰。先生所言殊堪笑人也。生客亦笑媚主人。此時及立邦自信馨歐羅巴之人咸不足與老夫語也。

第三章

時英國朝野恨法國百姓之舉動。蓋次骨矣。至於漏私之人。能隱濟難人者。無不渡之歸國。在此人意中。至欲動傾國之師。誅此行弑君父之人。法后女友郎巴爾爲亂民所殺。英人聞之至悲憤。又聞王族之見戕者日亦十數。於是憤者不特英國。而全歐亦皆憤。顧英國民心固憤憤。乃無一人抗言出兵與法人敵。柏克大臣

實力鼓動政府。以兵伐法。而辟德首據揆席。則以保守爲義。言曰。民氣未復。財力兵力。皆困。不足以伐人。在義討罪者。宜爲奧人。奧公主嫁法皇。爲國人幽囚。日加以侮辱。奧乃不校。吾英又何有者。大臣福克司曰。法人以甲仇乙。直自屠。何涉於吾英。然而逆旅及立邦及媚座之人。雖恨法人。擯之不問。而聞法人弑王囚后。則亦勃然而怒。亦太息英政府之不仁。此時咖啡房正紛擾無次。門外一無所聞。忽見沙雷奔入。沙雷者。蓋見門外有騎士冒雨而來。司廄小兒。卽出爲客引馬。沙雷旣奔入。意將告父。卽先啟關。因告及立邦。曰。吾見安東尼勳爵匹馬至矣。時門已大闢。有一人雨淋其身。直入咖啡房。一見沙雷。卽進而抱語曰。小沙雷。汝聰明。乃竟見我。及立邦見貴客至。遂紛擾非常。安東尼與沙雷親額言曰。沙雷汝雙頰逾豐。吾每見皆驚汝美。汝靈秀至此。若父當時時護汝。庶此纖腰。不致時爲人抱。密斯忒哈雷。我言中乎。此時哈雷隅坐。心憚勳爵。不敢出口。而又不樂聞其言。則但於脣咽中作聲答之。安東尼者。父爲公爵。身則翩翩之貴公子。體旣碩偉。英氣逼